

Ross Lee 1918

著者

牟作梁  
李道昌

論理科學證主實有

神職雜誌袖珍叢書

2

華南華洋印書局印



3 1774 0998 8

MG  
B920  
30

著者 牟作梁  
李道昌

倫理科學証主實有

神職雜誌袖珍叢書

2



# ●倫理科學証主實有

## 緒言

這幾年來，常聽見一些年輕淺見的人說，這個宗教迷信，如今可放棄了才好，現在是科學完備的時代，單單用實際觀察和實驗的工夫解說萬物的現象，所以科學已進宗教的園地，可把宗教全放棄不要了。

這不是學問深厚的人說的話，因為我們常看見那深透科學的人，或親自信仰宗教很熱心，或至少常尊重真宗教，如安培 Ampere 服爾塔 Volta 巴斯噶 Pascal 巴斯德 Pasteur 哥白尼 Copernic 等頂出名的科學家，都是熱心的教友，所以常談的，學問深厚的人，很信仰宗教，學問淺近的來反對宗教，這句話不錯。

那幾個青年自己謀求現世的快樂，所以就忽略那生死的太

題，拿宗教當一種迷信，跟從無神派反對宗教，想把宗教除盡了才好。

我們看萬民的歷史就知道，從天地開闢至到如今，常有一些放肆的人來反對宗教，但宗教是永不能滅，反對派越攻打宗教，宗教越發達廣揚，那是我們常說的，爲宗教致命的血，是生教民的種子，無神派萬不能除去宗教，是因爲那無神派又反對真理，又反對人心的意向，又反對國家社會的次序，所以他們的意思想萬不能成功。

那無神派拿宗教爲迷信，那個意思另外不合真理，因爲我們細細察明，迷信直對的相反真宗教，怎麼相反真宗教呢？迷信就是無憑無據的瞎信一些不合真理的事，但是宗教是以真理，有憑有據全心信仰造萬物的真主宰，又合理的樣子恭敬奉事他，聽他的命，所以宗教不但不是迷信，且還常常反對各樣迷信異端事，怕它來迷惑人心，傷害真宗教的信仰。

看真宗教的性質必定該說，他是十分要緊的，以真理人該有

宗教，宗教又合人心的要求，爲國家爲社會宗教也是頂要緊的事。

## 第一 以真理推論宗教最要緊

以真理人該有宗教，誰反對宗教，也反對真理。甲、我們以真理推論，就知道，這個世界不是自然而來的，也不是永遠常有的，必有一個造物的主宰，有了天主，必定是當恭敬的；我們看這個世界上萬物有最奇妙的次序，就知道必定該有一個無窮美善最明智的造物主；又看萬物常常變化無定，所以必該有一個總不變化永不滅的根由；又看衆人良心的呼喚，看萬民共同的意識，都信仰上主真神；由此証明有一位真神是造天地神人萬物的主宰，我們自然就懂得，人既然是這無窮美善的真神所造的，所以必定也該承認他是我們的主宰，所以當恭敬朝拜，奉事他，該聽他的命令，這樣，才算滿了宗教要緊的本分。比方父母生兒女，那兒女不但不孝敬，且不承認自己是父母

所生的，那不是相反真理嗎？但天主是萬民的大父母，就不當承認恭敬他嗎。

乙、更加一層，我們承認造我們的上主是最明智的神，所以他造萬物造人必定該有一個宗旨，和頂尊貴頂高美的終向，若說沒有什麼宗旨，那必定是相反天主的明智，所以必該有頂貴重頂美善的宗旨。

但在天主以外，只有他自己所造的萬物；天主造的那有死有壞的萬物，比較天主的無窮美善，算不得尊貴，算不得美善，所以天主造萬物的宗旨，萬不能在天主以外，必該在天主以內，因為只有他是無窮美善的宗旨。

所以天主造萬物造人，不是爲別的，就是爲發顯他本性的萬萬美善，福樂光榮。

但他怎麼能發顯他的美善呢？就是我們人用明悟承認天主的美善，用欲司恭敬愛慕無窮美善的天主，用行爲事奉他聽他離命，那真是宗教的工作，也是我們享真福的法子。

這樣看得出來，以真理推論宗教，是我們人的終向，是天主造我們的宗旨，我們沒有宗教，就達不到我們的終向，也享不得真福樂。

## 第二 看人心渴望真福的傾向宗教是 最要緊的

(甲)享真福的意向，是人心中萬不能滅絕的情欲，噫！但看無宗教，總不知如何滿這個意願，那個人心，牠一生到死，常常希望享真福，如同一個烈火不停地渴望真福，若享不到真福，就覺得自己受苦無聊，終不得平安，海波搖動也比不得人的心切望享福的激情。

一個孩子纔生了，涕泣哭叫已經發顯享真福的意願，看幼年人常常操心謀算他將來的事，光是發顯切望真福的熱情；看成人的一天到黑，一年到頭不停地操心勞力，總不得安歇，也是



發願希望真福的意願；連老年衰敗的人，至到臨終時也常計算打各樣主意，等他死了才停，以上所提皆是希望享真福的傾向。那生來的傾向靠着人的本性，是人人都有的，人心相似指南針，常常搖動總不安定，等得了正南才停止不動了。

但可憐的世人呀，有無數的人一輩子，謀算勞力，要達到那獨一的目的，到底一輩子沒有達到一個享福的日期，所以也有的人到了失望的地步，也有的跟到厭世家說真福是世人萬萬想不到的事，咳！可憐的光景，常常切望享真福，就是常常看自己享不到！

但他們看錯了，人人都希望享真福，也能穀享真福，但是他們却享不到，是因為他們不肯用那正經的法子，病孩子不肯吃藥，病治不好，享真福本來很容易，只要人用正經的法子就行，這個法子也不很難得，也不難用，但只有一個，是十分要緊。

（乙）什麼是享真福的法子呢？不是別的，就是以宗教奉事真

天主。

該知道，享真福就是人心滿意足，一點也不缺，若缺了一條，就不算享真福。

但人心的傾向，是要得了一個完全無窮美善的對象，才得平安，就是要用明悟認識美善的目標，用欲司全力愛慕享受這無窮美善，才可說人心得平安享真福。

但除了無窮美善的上主以外，再想不出什麼完全美好的目標來，所以你要享真福，必該認識愛慕享無窮美善的上主，才能享真福。

怎麼能認識愛慕享受上主呢？就是宗教的工作，更要說是宗教的歸向，是宗教的性質。

這樣看來，一個人沒有信仰宗教，萬萬不能得平安，因為缺少頂要緊的那件事，他常常渴想一個無窮的美善，希望滿他的心，但因沒有得到那個美善，他的心常常不安，因為放棄了得平安的法子。

就是有了宗教，認識愛慕天主，得了那完全的美善，自然就得平安享真福，他離天主越近，享的真福越大。

噯！有許多教友默想天主的美善，就享說不來的福樂，他們流淚，但不是痛苦的淚，且是因爲心中的真福太大，人的身體差不多担不住了。這樣看來，反對宗教的人，也是自己害自己，也是害別人頂要緊的事，比拿刀殺人更殘忍，他把人享福的根子搶去了，把各樣痛苦的泉源打開了。

聖奧斯定說的很對，吾天主！你造我是爲享受你的美善，我的心在你以外萬不能得平安；愛慕你，才可能得平安享福。

從前有多少人，多年的工夫，切望享真福，但總沒有想到，就是一奉宗教，事奉天主，他們的心就平安，享說不來的大福。

可憐那失迷了的小羊子，一輩子東奔西跑，切望享真福，就是想不到，只要他正心歸向無窮美善的天主，他的意願就滿了，他就得了真福。

比方：從前歐洲出名的文學家如肋德與羽斯芒及約因生等，他們自己講明他們多年的工夫，打各樣的主意，但心中萬不覺得平安，等到末了，真心歸於宗教，心裏就享極大的福樂。

從前孫中山先生在牢裏，給朋友寫信說（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，懇切祈禱而已，一連六七日夜不絕祈禱，愈祈愈切，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得了安慰，全無憂色……不期然而自然云，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！）

### 第三 宗教爲社會國家是要緊的

有的人說：宗教本來很好，但是個人私行的事，於國家社會無關係，那句話大大地錯了，因爲國家社會的根基，就是道德，但若無宗教，也萬不能有真正的道德，所以必該有宗教，不然。國家社會也沒有什麼堅固的根基。

（甲）道德是社會和國家的根基，沒有道德，社會要解散，國家要敗亡。比方：在家庭裡無道德就怎麼樣呢？父母彼此不和

睦，也不管教兒女，待兒女不公道不仁慈，兒女不孝敬父母，不分上下，不聽父母的話，彼此也不和睦，也不公道，天天吵架打仗，你想，這樣的家庭，還能長久嗎，這樣的家庭，不該早些分散嗎？不該敗亡嗎？

至論國家全是一樣，若無道德，也不能長久，若是在上的無道德，虐待百姓，待大衆不公義不仁慈，爲大家的事情也不關心，單單相自己發財貪利；若在下無道德，不守國家的法律，常反對上司的命令、彼此不公義，亂搶亂殺，不分我的你的，你看這樣的國家，那能存立，那能長久呢？國家的根基是道德，你將那個根基一挖出來，那國家的建設必定坍塌下來。

要國家長官都憑良心作事，要平民都憑良心作事，要全國上下各等的人民憑良心盡自己的本分，衆人都該有道德，這樣才可說，國家能長久，不敗亡。

(乙)但那個道德有什麼根子呢？那個道德從那裏來呢？我說獨一的根子就是宗教，就是信仰上主的善情，那裏沒有宗教，

那裏也沒有道德，以宗教，我們相信有賞善罰惡的上主，我們們行善避惡，修德立功；以宗教，我們知道國家官長代上主之位，必定是該尊敬的；以宗教，也知道衆人是弟兄，當和睦與愛，待人當公正仁慈，在這宗教以外，再沒有道德的根子了，你恐怕說，國家政府可用軍器強迫百姓守國法，但若無宗教，那軍隊都未靠得住。

你說，也可以給百姓講明道德的美善，愛國的益處，但若無宗教，人那麼管道德的美善和國家的好處呢，你給他講罪惡的害處，行善的利益，但私慾一發動，貪情一被激感，那些方法還有什麼效驗呢？你講公義的美善，但貪錢的私慾發動，那道德的美善，那麼能管束私慾呢？

只有宗教能束私慾能保護道德，你把那個道德的根子一除去，那個道德缺了根子萬不能長久，更要說萬不能發生出來。

(丙)如今必該結論說，宗教既然是道德的根子，道德也是國家社會的根基，所以沒有宗教，國家不能存立，誰除去宗教，

他叫國家社會敗亡：無神派反對宗教，也反對社會國家的次序，因為要將他的根基挖出來。聖奧斯定說的很對，無宗教的國都不過是一羣盜賊，從前有博學名士亞利斯德說：『無宗教，國家萬不能存立。』

拿破倫也說過，『凡讀了倭耳特和蘆梭那反對宗教的書，我連一個也管不住了。』

因這個緣故，自古以來，萬民拿宗教當國家的根基，在中國也是一樣，從前常尊皇上爲天子，守國法，就算聽上主的命令，因此孔子常說，國家敗亡，是因爲國王不走天道，不聽上主的命令。

現在雖有一些無神派反對宗教，到底少有人信從，連那反對宗教的倭耳特他也說，『宗教爲國家很要緊。』

總說，我們或是看真理，或是看衆人希望真福的傾向，或是看社會國家要緊的根基，我們不得不說，宗教必定是少不得的，誰若反對宗教，他不但反對真理，害自己害衆人，他也可憐。

社會國家的對頭，但宗教越廣揚，衆人越得享福，國家越得興旺。



SKBC  
MG  
B920  
30